



金丝猴 刘琼摄

## 英金河

犁夫

船桨摇开的岸  
游离了长长短短的吆喝  
船桨靠近的岸  
依旧花开花落  
柳笛悠扬  
已找不到枯萎的音色  
昨天的梦吃  
已演绎成今天的传说  
我试图从雁声里  
找回春天  
在深深的泥土里  
发掘出盛满风雨的陶钵  
长调悠扬  
飘出古老的牧歌

向东流去  
激流荡漾出浩淼碧波  
桨声远去了  
岸上依然燃着一堆篝火  
在飘忽的牛哞羊咩里  
还能听到粗声大气的吆喝  
滋润着草原和沙漠  
任一把锄头  
在一片田野里涂抹  
任一根牧羊鞭  
放牧着远方的春色  
套马杆抡圆游牧时光  
乳香甜润了昭乌达民歌

纯净的水  
跳荡着生命的脉搏  
绕不过一座山的赭红色彩  
也绕不过百柳的婆娑  
在他乡的水岸  
我蓦然回首  
沧桑的画卷里  
找不到童谣唱出的景色  
乳名已走远  
但童声却依然守望着一條小河  
擦擦眼  
在枕边的涛声里  
找出英金河  
以及父亲的一声咳嗽



## 深秋

(外一首)

张仲仁

垂柳依然葱翠，红枫如火辉煌。白桦经霜涂金色，龙凤之乡披彩裳。牧歌颂吉祥。

茧手采撷玉米，铁牛装运莜粱。欣喜乡村前景好，衣食无忧住新房。斧镰旗劲扬。

### 阿日善古柳田园

仙翁矍子向园迎，素裹发如银。刀雕斧琢虬枝俏，体形怪，玉骨琼筋。漠视寒霜风雪，笑迎盛夏阳春。  
潢河之水润其根，岁月铸精魂。千姿百态招人爱，年虽迈，神韵犹存。友别欣邀留影，客来欢畅抚琴。



## 蜀葵

高韵声

那年夏日的一天，妻子不知因何突然早起。也没对我言语，穿上运动衣就出去了。当时只听门“砰”的一声响。一个多小时之后，门又“砰”的一响，她回来了，在玄关里，听见窸窣窸窣的声音响了好一阵子。我已做好了饭，带着围裙抖着手赶紧跑过去看，看见她拿着两棵蜀葵。有一米多高，绿油油的大叶子。

“就是想栽。”说着就片刻不停地栽在了阳台上的花箱里。我说：“开玩笑呢你？这么大的花，又是裸根，你栽得活？可是神了！”她说：“栽活栽不活也要试试！”

花箱不大，当年是为了种菜的美好冲动而买的。种菜想来简单，但是却是真正种失败了。于是花箱就闲置在那里，已经有些年头了。这两棵蜀葵栽进去，带来了久违的一片绿，阳光初照，天边还带着彩霞，自然好。然而一米多高的大花，又是炎夏，我想，栽活，肯定没戏。尽管她很用心地培土，又浇足了水。

果然，没几天，眼瞅着高高立在那里的蜀葵上面的花苞和叶子就蔫了下来。接着就是不可逆转的枯萎。我说：“算了吧你，这热火燎天的，白费事。又搭工夫，又费心神。”然而，她就是不听，也不反驳，看着花箱一天一干，总是天天浇水。直到花叶都干掉了，只剩下一根光杆直立时，她还是不断地浇水。我有点佩服她的坚持和认真，也暗笑她是不是有点愚。但是这也不稀奇，我们这一代，多少人的本子上都写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类的名言警句呢？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转眼就是立秋了，她找来了一把剪刀。“我修修枝。”她说。我就站在一边看她怎么做。又心里笑她死马当活马医。

她蹲下，小心翼翼地摘掉了残花和败叶。只剩下一根茎秆的时候，她开始仔细端详。只见上面的一半几乎都是干硬的白秆了，下面的一半还是泛着青绿的模样。她就找到了白和绿的交界处，又向下略移了半尺，比划了一下，又有点迟疑，又把剪刀向上提起，在那白绿相交之处，“咔嚓”一剪子，就剪断了。另一棵，如法炮制。旁边预备了一个大的塑料袋子，她把剪下来的装进去，拎起来就下楼去倒了垃圾。于是，两棵一米多高的蜀葵就剩下了一尺多高的光光的绿杆儿，在花箱中迎着晨光挺立。过后不久，她又去看。那剪刀齐齐的，顶着两滴水，圆圆的，饱满，晶莹，剔透。问我这是露珠还是蜀葵的眼泪？曙光初照，我看见了水滴里的世界。五颜六色，变幻莫测，似乎还有几丝缭绕升腾的雾气。恰好儿子买了一套《水知道答案》。我就随口说了一句：“水知道答案！”

看着这样栽花的方式，和这样栽花的人，我有点好笑。我到底看不清她如此突发奇想是什么意思。

然而，我还是不反对。生活需要丰富多彩，生活需要打破沉寂。今生于世，纵然终归身膏草野，也要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呼吸只是生命的标签，

激情才是生命的标志。生命在社会关系中，想做的事未必是该做的事。反过来，该做的事也未必是想做的事。哪有那么多的心思？无论如何，不但要做，还要认真做。克制自己，才能换来自由。生命本身就是如此。哪来那么多的意义？时刻有心去做，时刻用心去做，就是生命的意义。家父在世时说过，彩虹没在天边，彩虹都在眼前。这几年我见到过几次彩虹，刻意观察过，家父所言不虚。所以不管岁月如何苟且新，日日新，又日新，我们都要始终秉持一颗看彩虹的心。我想，这大概就是她的道理。

日子过着，一天天有说有笑的。但是她挂口不提蜀葵的事，只是坚持隔几天浇一次水。我呢，早已给她铁口独断，也就不再提她的蜀葵。

一天早晨，我隔着窗，看见东山之上，升起一轮大大的红日。就打开小阳台的门，走了出去。小阳台被照得一片金黄。金黄之中格外打眼的是那两根蜀葵，光光的绿杆儿竟然长出了娇嫩的小芽芽。没几天，小芽芽就变成了小叶叶。又没几天，那叶片竟然蓬蓬勃勃地长起来了。由嫩绿变成了鲜绿，由叶芽变成了叶片，由小小的叶片变成了大大的叶片。不久就盖住了花箱，占据了小阳台的一半。葱葱郁郁，一派生机。

直到入冬，气温已经很低了，百草枯黄，万花纷谢，那蜀葵的叶子还是又绿又大，傲然挺立。肃杀和凛冽的日子，那墨绿的碗口大的叶子，尤其让人眼前一亮，心中一新。

一场雪后，盖住了它的大半。露出来的片片叶子，虽有傲立之姿，但又有霜打之疲。叶面上细细的网状脉络，水分十足，凹凸有致。有点像爷爷的名言“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的气质。

冬天的季节，阳光已远，罡风来袭，我每天去看这两株蜀葵。有一天，我见那大大的叶子，边缘卷曲，有些下垂。半翻的叶背，阳光照着，透过来些许，有了半黄的光晕。

我久久伫立，想起了唐代陈标的《蜀葵》：“眼前无奈蜀葵何，浅紫深红数萼窝。能共牡丹争几许，得人嫌处只缘多。”

这蜀葵是什么？说来也许让人笑掉大牙。蜀葵是学名。南方又叫“大蜀季”“一丈红”。原生蜀地，移来北方，高高挑挑，百姓谐音望形，就俗起俗叫，起了个像“翠花上酸菜”一样的名字：“大秋桔花”。我想起了当年验收百里文明长廊的时候，汇报说到“路边开满了凤尾花，迎风摇曳，点头欢笑，迎接八方来客”的时候，验收的人问：“凤尾花，是什么花？”答：“就是扫帚梅呀！”

我宛然独笑的时候，她已站在我的后面了。只听她悄声说了句：“只要再坚持一下，春天就来了！”

后来我们坐在一起闲聊的时候，说起这事。我说：“它终究没有开花。”她说：“不对。它开过的。在那杈高枝上只开过一朵，小小的，红红的，重瓣的。”我恍然如梦一般，眼前是小阳台，西边那花箱，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景象。



黑颈鹤

吴太平 摄

## 刻进心灵的记忆

鲍光武

党旗飘扬的声音和崇高的形象，写进了心中。我愿做一匹备受父亲得意的红鬃马，为党的伟大事业跋山涉水；我愿做一头备受母亲喜爱的老黄牛，为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热心服务。

我记得，那是1970年12月26日入党时，党支部书记曾用诗一般语言说：共产党员，四个大字可谓金光闪耀，她是真理的化身，前进的引路人，行动起来，像江河冲出峡谷一路奔腾向前进发，如果倒下了，那就是用血与火书写的“人”字，像丰碑矗立在父母心中。写进“入党志愿书”的句号，是我们宣誓时永远高举的拳头。

入党时的情景，今天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心潮起伏，诗情涌动，不吐不畅。我以一首“赞颂”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诗，表达我的情感。

光荣在党五十年，砥砺承前志愈坚。使命驻肩追绮梦，初心不变再扬帆。呕心沥血研高质，继往开来战万难。我党英明谋事远，祖国昌盛若青山。

“八一”前夕，几个战友相约，说四十多年前我们曾在新疆留下戍边的足迹，岁月倏忽，该回那个遥远的地方相聚啦！

再回新疆，竟邂逅了久违的申志远。

本来，这家伙退伍后有个人羡慕的工作，他却辞而不别，仿佛一夜之间在人间蒸发了。他说，他重回新疆，是为了报答。

人生很多偶然，不致命运把控之手，总是衍化为必然。当年，我们从辽西农村来新疆，三个月的训练之后，新兵下连队，大多都去一线操枪弄炮，备战御敌，仅初中毕业的他，却给团首长当了警卫员。

申志远唇红齿白、眉清目秀，如果我是首长，也会选他。

三年后，当提干、入学、转志愿兵无望，我们谋划如何回村继续面朝黄土背朝天时，已是司机班长的他却得意地说，本人不走了，次年就可转志愿兵留队啦！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他竟先期离开了部队。彼时年底，老兵要离队，新兵未补充，正常的战备不能停。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他那样的技术骨干就得顶上去。他的主要任务是送物资送给养。那天，他从新疆去北疆。

走干沟是去北疆最便捷的道路。

干沟，位于吐鲁番的托克逊县和库车勒的库米什镇之间，314国道纵穿其中，全长50多公里。它遍地光秃秃的石头和山峦，不见一丝绿色植被，满目荒凉。一个人，一辆车，在乱石穿空的山间穿行。山，不断掠过车窗，黄色、红色和青灰色，皆是山体最原始的本色。野驴在路边游荡。雪豹、苍鹰在山间呼啸、盘旋。他感到了孤寂和惊悚。他联想维吾尔族姑娘绚丽的彩衣，心底方有了几抹亮色。

一进入“老风口”，就有了不祥的预感。达坂城所在的峡谷，被称为“老风口”，有着不可思议而又惊心动魄的“狭管效应”。这里的风力十分强劲，一年中刮大风的天数超过一百六十天以上。可怕的是，大风起兮，狂飙纵横，甚至能够吹翻火车！

过“老风口”，竟然真的遭遇了狂风。冬天的戈壁，石头仿佛长了翅膀，树叶一样在天空飘荡。汽车在风中，就像船儿在浪中。他俨然坐在风篓里，轻飘飘，摇摇晃晃。

我的作家梦应该算是随意而安的结果。

2021年2月，我退休赋闲在家，写了一篇《奶奶留下的回忆》，发表在《美篇》里，得到了网友们的“大赞”，他们每句夸奖的留言，让我成就感爆棚，也激起了我的创作欲望，唤起了我的作家梦。

我要进作协！我把想法告诉了作家麻彦君和李树民先生，他俩都表示赞同，并推荐我加入了赤峰作家协会，赤峰作协又向内蒙古作协推荐了我。

少小时，我还是受过文学熏陶的。爱听故事，知道的作家也不少，高玉宝、浩然、高尔基……课本里面有《半夜鸡叫》《刘胡兰》《海燕》……在那个经济尚还匮乏的时代，我的家庭还不富裕，可妈妈还给我买了《西沙儿女》《金光大道》《鸡毛信》《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至今印象深刻。新华书店离我家很近，每次进去就不愿意出来，大多是免费看书店里的小人书，来了自己喜欢的新书，总想在第一时间得到。可见我对文学的热情还是蛮高的，书香浸润，应该是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素养。

参加工作后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养成了抄笔记、写笔记的习惯。留下几个笔记本，里面摘抄了很多名言警句，还有一些描写人物或景物的精彩句子……这些虽然都是潜意识的，但应该是我的文学知识储备。回首往事，在文学路上遇上两位为我执灯的恩师。

一位是我高中的庞子谦老师，教我们语文课，讲课声音洪亮，粉笔字写得特别棒。应该说我那点可怜的文学知识，都是老师在课堂上灌输给我的。他给我们讲《祝福》《孔乙己》《狂人日记》《纪念刘和珍君》《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背影》《荷塘月色》……有小说、散文，还有许多杂文和诗词，老师在课堂上爱提问我，加强了我对课文的理解，被动的去品味鲁迅、朱自清、冰心……感觉他们就在身边。老师还多次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在课堂上评改，给了我极大鼓励。

那年，我去浙江出差，想起老师讲的《孔乙己》，就专门去了趟鲁迅的老家——绍兴。参观百草园，亲眼目睹了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仿佛还听到了鸣蝉的长吟……看见了活灵活现的闰土……在三味书屋，我还有幸拜见了鲁迅恭敬的高而瘦、须发花白、戴着大眼镜的书塾先生……虽然是扮演的，但却活灵活现。之后，又到孔乙己茶

晃。好在，他对油门、挡位、速度的感觉到位，尚保持着自信的定力。

可是，就在将要安然穿过峡口时，汽车戛然不动了。下车查看，他怔住了，一块尖锐的石头砸穿了油箱，仿佛一个被切断了动脉的人，死路一条啦！

车上是哨卡亟需的物资，米面油、炸药，他不敢离开寸步。入夜，气温骤降，他冻得失去了知觉。是牧人巴雅尔图救了他。

那时生活窘迫，不像现在，一只羊死在山野，任凭它膨胀如鼓，也不去管它。

牧人的一只公羊走失，他持手电外出寻找，意外发现，因挡风玻璃被风沙击碎，申志远蜷伏在方向盘上，僵硬得如同冰雕。他赶紧联系几个牧民，将其送去了部队的医院。

半年后，冻掉半只耳朵、一截小指的申志远，经诊治复位出院，回到家乡，有了一个医院后勤主任的头衔。

他很满意，说，当初当兵，不就是为了跳出“农门”，有个公职吗！可是，一年后，他却辞去“铁饭碗”，消失了。因为，春节期间，他去看望巴雅尔图，得知那只公羊在一个风雪之夜再次走失，在寻找的路上，巴雅尔图一脚踏空，不幸栽下悬崖，摔成了植物人。他家有一双儿女，还有五匹马、一群羊，妻子乌丽罕儿根本顾不及来。

申志远动了恻隐之心，毅然来到新疆，来到达坂城，和乌丽罕儿一同，维持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

一年，两年，二十年，申志远的热诚，感动了乌丽罕儿。经有关部门撮合，乌丽罕儿与巴雅尔图离婚，与申志远结婚。两个人一心一意，支撑这个家，给巴雅尔图擦身子，用轮椅推他到草原上晒太阳。快四十年过去了，巴雅尔图虽然不能说话，但总会对他们微笑。

如今，巴雅尔图的儿女已经双双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定居在乌鲁木齐。他家还更新了蒙古包，扩大了牛羊的数量，已是闻名遐迩的“文明户”。

欢聚之后，战友分手。在踏上火车前，申志远拉住我们的手说，只有报答，我才心安。我要站成一棵树，把根扎在第二故乡！

## 我的作家梦

季磊

馆去喝酒、吃茴香豆……重新消化那时没有消化的东西。所有这些，都加深了我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提高了我的写作素养。

把我引上了文学路的是李树民，他是我在研究室工作时的主任。我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就是和他合作的《坚实的脚步》。1990年，树民主任把一沓材料递给我：“市政法委和市文联搞征文，旗里分配到研究室一篇，咱俩合作，你主笔吧。”我接过材料，一看是双胜镇司法所许占江的事迹材料。在这之前，我没有接触过文学，只写了些小通讯、小特写，承担这样大的任务，我心里没有底，可这是主任安排的任务，又不能不接受。

通过实地采访，许占江这个人的形象一下在我脑海里活了起来。熬了两个夜，我完成了初稿任务，交给了树民主任，他对初稿进行了润色，这篇报告文学就产生了。后来，这个作品被编入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护法雄鹰》报告文学集。

加入作协，可不是凭一腔热情。需要有硬货，那就是作品，我开始翻箱倒柜，找我去发表过的文学作品。

1992年，我写了《太阳石的诱惑》，被编入著名作家毛宪文主编、华艺出版社出版的《明星从这里升起》报告文学集。它是我文学功底的最佳展现，深得毛先生认可，在他的《兼论报告文学的写作》中进行了点评：《太阳石的诱惑》从煤的奉献精神谈起，讴歌了温都花煤矿“长张斌及其伙伴们像煤一样为四化大业无私奉献的事迹……物（煤之奉献）喻人（人的奉献）运用得非常巧妙。

接着，我又接连找出《为了生命》《海阔凭鱼跃》《平凡岗位上的奉献》等几篇过去发表过的报告文学。复印后，连同2005年由远方出版社出版的文集《墨如风过》，一并寄给了内蒙古作家协会。

正当内蒙古作家协会发展2021年新会员，进入聘请专家组审议、投票的关键时刻，《百柳》发表了我的散文《家里有娘才算福》；此间，《赤峰日报》《红山晚报》连续发表了《远去的土炕》《山杏》《奶奶》《陪护》等作品，这为我入选内蒙古作协起到了“添柴加火”的作用。

2022年6月13日，我在内蒙古作家协会网站上看到了内蒙古作家协会2021年度会员发展公示，里面有我的名字。我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耳顺之年，获此殊荣，算不算是大器晚成呢？